

您好，丁瑜先生！

罗 彧

2020年6月16日晚间，惊闻丁瑜先生过世，顿时陷入哀痛和自责。

与丁瑜先生相识，是在2019年12月初的一个上午，在沈津先生带领下，我与复旦大学曹鑫老师、马步青博士一起去位于延年胡同里的小院探望丁先生。一路上我一边开车，一边听沈津先生回忆他与丁瑜先生交往四十余载的点点滴滴，其情切切，其意拳拳。沈先生说几乎每隔一两年就会找时间来北京探望丁先生。我一直记得那天的会面，当时丁先生已经95高龄，而且是刚做完大手术出院不久。但知道我们要过去，他非常高兴，早早让家人备好果品茶点等候。丁宅是一幢坐落于胡同里的老房子，会客的房间不大，陈设十分简单。丁先生和沈先生坐在沙发上聊起旧人旧事，我们及丁先生家人则散坐于四周聆听。丁先生面容恬淡安详，听着沈先生回忆过往，不时点头微笑，偶尔说几句，口齿已不甚清晰。



图1 前排左起：丁瑜、沈津 后排左起：马步青、曹鑫、罗彧

丁先生是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我对他的成就本已有所了解。来访之前，还

想特意做一点功课。首先打开百度输入“国图丁瑜”，并没出现想象中铺天盖地的大众媒体报道，只有短短几篇介绍性文字；再在知网输入“丁瑜”，也只有一篇总结丁先生版本目录学成就的学术论文。丁先生的低调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

丁先生出生于1926年，河北高阳人，1949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本科后即入职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其后曾短暂调至出版总署图书馆工作，不久总署图书馆撤销，丁先生重回北图工作直至70岁退休，期间一直从事古籍采访编目、整理研究和保护相关工作，在半个多世纪的漫漫光阴中与古籍结下不解之缘。季羨林先生说过，一个人生在世间，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机遇，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丁先生也是如此，他在国图期间得以跟随赵万里、陈恩惠、冀淑英等名家大师习版本目录之学，在他们的悉心指导下，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在古籍版本鉴定与编目、古籍整理与修复等方面均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造诣。

首先是整理出版《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它是北图老一辈修复专家肖振棠先生在修复《赵城金藏》和《永乐大典》等古籍时的工作记录，肖振棠先生是古籍修复界宗师级专家，有丰富的古籍修复工作经历和经验，但不擅长文字表达。因此，二十世纪60年代，丁瑜先生开始整理肖振棠先生的工作笔记，全书初稿形成于1964—1965年间。此后丁先生不断改写修订，直到1980年才交由书目文献出版社（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虽然是丁先生根据肖振棠先生的工作笔记所作的整理，但其中不乏丁先生个人的总结与提炼，丁先生还特意邀请张耀华先生为本书绘制了插图，并附录了《装订书籍操作规程及成品检查标准》。这是我国古籍修复行业第一部实践和理论的总结之作，对现代版本目录学，乃至古籍保护事业贡献巨大。二十世纪90年代末期，牛津大学的何大伟先生将此书翻译成英文，对西方的中国古籍保护和修复人员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其次是在参与编纂《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中厥功甚伟。1975年10月，周恩来总理在病重期间作出了“要尽快把全国善本书总目录编出来”的指示。1978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南京主持召开第一次古籍善本编纂工作会议，制定工作计划，讨论并确定古籍善本书目的《收录范围》、《著录条例》、《分类表》等编辑工

作必备的文件。北京图书馆、全国各省公共图书馆、文博系统、高校和科学院系统图书馆的代表约160余人出席了会议。作为北京图书馆的代表人物，丁瑜先生与冀淑英等专家一起，参与了此次重大项目。为了及时总结和解决古籍善本编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全国编纂工作领导小组又在广州召开“全国古籍善本书版本鉴定及著录工作座谈会”，丁先生在会上作了“古籍善本书著录浅说”的报告，为以后各省市图书馆古籍善本著录统一了思想。由此可见当时的丁先生已经成长为业内精英人物。《书目》从编纂到出版，费时18年之久，该书目共著录除台湾地区以外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物保管委员会、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图书馆、科学院系统图书馆、名人纪念馆和寺庙等781个单位的藏书约6万多种，13万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出版，是对国内现存古籍善本进行的较全面、较准确的著录。南京图书馆原副馆长宫爱东先生认为，“这个著录，对历史起着总结的作用；对现实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对子孙后代则较好地完成了二十世纪中国人对中国古籍所承担的任务，对未来则提供了研究的基础。”丁先生是当年编委会中完整经历了初审、复审、定稿的9位最核心最重要的人员之一，见证了《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从无到有的历程。据沈津先生《九十年来留逸志，八千岁后又生春——丁瑜先生印象》一文介绍：“丁公在《书目》编纂过程中，老成持重，任劳任怨，兢兢业业，笃行不倦”。应该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成功编纂离不开丁先生的辛勤付出，也成就了丁先生学术生涯的辉煌。

丁先生一生与古籍为伴，除了上述成就，他在文物界、图书馆界还做出了诸多可载入史册的贡献，如校理钱曾的《读书敏求记》，如访购郇斋藏书，如入藏柏林寺本《磻砂藏》等。此外，丁瑜先生依托国图丰富的馆藏资源，对许多古籍的版刻特征，都做出过诸多裨益后人的提炼与总结：如他总结北宋监本释文单刻、独立成卷；南宋江西刻本的版刻字体近似颜柳之间；明代西南边远地区刻本则刻字疏朗、用纸讲究，但又校讎不精、时有讹脱；以及明天一阁旧藏书品整洁、却又无藏书印记、无题跋等特点，不一而足。

两位先生的聊天亲切而温馨，通过他们的讲述，我对丁先生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初冬的暖阳透过门窗照进来，旧房子愈显其年代感。看着眼前文雅朴实的老人，想着丁先生为古籍界做出的巨大贡献，我脑中闪过沈先生在《延年集·序》中对丁先生的评语：“高简、淡泊，深藏若虚、与世无争、不求闻达”，果真如此。



图2 丁瑜先生与沈津先生交谈

丁先生吩咐家人包饺子招待我们，由于担心太过打扰老人休息，我们谢绝了丁先生的挽留。临别时和丁先生约定，择日由我上门做一次专访，请先生回顾当年编纂《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的重要史实。不料新冠疫情突发，未及再访，丁先生竟遽尔远行。每念及此事，便痛悔不已。